





靖子一走进咖啡座，就有人从后方的座位举手招呼，是穿着深绿色夹克的工藤。店内坐满了三成，当然也有情侣，不过谈生意的生意人占了多数。他略低着头走过这些人。

“突然找你出来不好意思，”工藤笑着说，“先点个什么东西喝吧。”

看到女服务生走来，靖子点了奶茶。

“没有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他端起咖啡，但还没沾唇就说，“昨天，刑警来找过我。”

靖子张大双眼，“果然……”

“是你告诉刑警我的事情吗？”

“对不起。上次和你吃完饭后刑警就找上门来，追根究底地问我谁去了哪里，所以我想瞒着不说反而会令他们起疑心……”

工藤拍手否定。

“你不用道歉，我并不是在怪你。为了今后堂堂正正地见面，本来就该让刑警知道我们的交往，我反而觉得这样更好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靖子小心翼翼地看着他。

“对。不过暂时可能会被人投以异样眼光吧，刚才我来这里的路上，也遭到跟踪。”

“跟踪？”

“起先我还没注意，开了一阵子才发现有一辆车一直跟在我后面。我想应该不是我多心，因为对方甚至跟着开进这间饭店的停车场。”

靖子凝视着工藤坦然叙述不当一回事的脸孔。

“结果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耸耸肩，“因为隔得很远，看不清对方长相，不知什么时候人就看不见了。老实说，你没来之前，我一直环视四周，不过好像没看到类似的人。当然，对方或许是在我没注意到的地方监视。”

靖子环顾左右，窥视周遭的人们，没看到可疑人物。

“看来警方是在怀疑你。”

“按照他们编的剧本，好像认为你是富坚命案的主谋我是共犯。昨天来找我的刑警，还露骨地问了我的不在场证明才走。”

奶茶送来了，在女服务生离去前，靖子再次注视着他们俩的周遭。

“如果现在真有人在监视，看到你这么和我碰面，恐怕又会怀疑你吧。”

“无所谓。我刚才也说过了，我想正大光明的来往，偷偷摸摸地见面反而更可疑。更何况，我们的关系本来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。”工藤似乎想表现他的大胆，慢条斯理地往沙发一靠，端起咖啡啜饮。

靖子也伸手拿茶杯。

“听你这么说我当然很高兴，不过如果给你惹了麻烦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也许，我们还是暂时别见面比较好。”

“依你的个性，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。”工藤放下杯子，倾身向前。“正因如此，我今天才会特地找你来。你迟早会听说刑警去找我的事，到时候，我怕你会想太多对我觉得不好意思。老实说吧，你完全不用顾忌我。虽说刑警问了我的不在场证明，不过幸好有人能替我作证，我想那些刑警迟早会对我失去兴趣。”

“这样就好。”

“我还是比较担心你。”工藤说，“他们迟早会明白我不是共犯，可是那些刑警，依然在怀疑你。一想到今后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会缠着你，我就觉得很忧郁。”

“那也没办法，因为富坚生前似乎的确在找我。”

“真是的，那个男人也是，为什么事到如今还想纠缠你……人都死了还要这样折磨你。”工藤皱起眉头，郑重地看着靖子。“你真的跟那起命案毫无关系吧？我问这话不是在怀疑你，我只是希望，就算你和富坚有那么一点关系，也能坦白告诉我。”

靖子回视着工藤端正的面孔，她觉得这才是他突然要求见面的真正用意，原来他对她并非全然信之不疑。

靖子挤出微笑。

“你放心，真的跟我毫不相干。”

“嗯，虽然知道，不过能听到你亲口说出我比较安心。”工藤点点头然后看着手表。

“对不起，今晚我没事先跟美里说。”

“是吗？那就只好硬邀你了。”工藤拿着账单，站起身说，“走吧。”

虽然觉得对不起工藤，不过在他还没洗清共犯的嫌疑前应该没事吧，她想。这表示警方还在距离真相很远的地方调查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该不该继续发展和工藤的关系，令她很犹豫。她希望关系变得更亲密，可是一旦希望成真，她怕会因此招来什么重大的破绽。她想起石神面无表情的脸孔。
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工藤付完帐说道。

“今天不用了，我自己搭电车回去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送你。”

“真的不用了，而且我还想顺路买点东西。”

“嗯……” 尽管似乎难以释怀，工藤最后还是对她一笑，“那么今天就先这样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让你破费了。” 靖子说完转身就走。

越过通往品川车站的斑马线时，手机响起，她边走边开皮包。一看来电显示，是“天亭” 的小代子打来的。

“喂？ ”

“啊，靖子。我是小代子，你现在方便吗？” 她的声音带着奇特的紧张感。

“没关系，你说，怎么了？”

“刚才你走后，刑警又来了。而且还问我很怪的问题，所以我想还是跟你说一声比较好。”

靖子握着手机，闭上眼睛。又是刑警，他们就像蜘蛛网一样，从四面八方把她缠得动弹不得。

“很怪的问题？他问了什么？” 靖子满心不安地问。

“他问的居然是那个人耶，就是那个高中老师，他好像姓石神吧？”

听小代子这么一说，电话差点从靖子手中掉落。

“那个人怎么了？” 她的声音在哆嗦。

“刑警会来，是因为听说有客人为了见你才会买便当，所以来打听到底是哪个客人。他好像是从工藤先生那里听来的。”

“工藤先生？”

怎会扯上他呢？简直难以理解。

“我仔细想想，以前好像的确和工藤先生说过，有客人为了见你，每天早上都来光顾。工藤先生好像把这件事告诉刑警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，靖子恍然大悟。刑警去找工藤后，为了确认他的话所以又去了“天亭”。

“结果你怎么回答？”

“我想否认也很奇怪所以就老实说了，我说就是住在你隔壁的老师。不过我有特别声明，我说那个老师专程来看你，只是我们夫妻私下的猜测，是真是假我也不确定。”

靖子感到口中干渴，警方终于盯上石神了。只是因为听了工藤的话吗？或是另有什么理由，才会盯上他？

“喂？靖子？”小代子喊她。

“啊，是。”

“我这样说，应该没关系吧？不会给你造成麻烦吧？”

是很麻烦——这话她死也不能说。

“说的也是，总之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特地打电话来。”

靖子挂断电话，感到胃沉甸甸地揪成一团，有点想吐。

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回家。半路上，她去超市买菜，可是买了些什么，连自己都不太记得。

听到隔壁开门关门的声音时，石神正坐在电脑前。萤幕上映出三张照片，是拍摄工藤的两张，和靖子走入饭店的一张。本来想拍下两人一起的镜头，可是他怕这次一定会被工藤发现，况且万一让靖子发觉也很麻烦，所以只好作罢。

石神已想好最坏的打算，到时这几张照片应该会派上用场，不过他还是想极力避免让情况演变到那种地步。

石神瞥了一眼桌上的钟然后起身，快八点了。看来靖子和工藤会面的时间似乎不长，他很清楚这点令自己大为安心。

他把电话放进口袋，走出房间。像以往一样步上夜路，小心确认有没有被人跟踪。

石神想起草薙这名刑警，他的来意着实奇妙。虽然他嘴上问着花冈靖子的事，但石神总觉得他主要的目的是想打听汤川学。他们到底是怎么谈论的？石神无法判断自己是否遭到怀疑，令他难以做出下一个决定。

他在惯用的那个公用电话打靖子的手机。响到第三声时，她接起电话。

“是我。”石神说，“现在，方便说话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今天有什么状况吗？”

他很想问她和工藤见面谈了些什么，却找不到适当说法。石神会知道他们两人见面，本来就是件不自然的事。



“呃，事实上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犹豫地陷入沉默。

“什么事？出了什么问题吗？”该不会是从工藤那里听到什么惊人消息吧，石神想。

“店里……刑警今天去过“天亭”，而且，呃，听说是去打听你的事。”

“打听我？怎么个打听法？”石神咽下口水。

“这个，事情可能有点不好解释，老实说我们店里的人，老早就在谈石神先生……嗯，石神先生听了也许会不高兴……”

真啰嗦，石神不耐烦地想，这人的数学一定也不好。

“我不会生气，请你开门见山地直说吧。店里的人谈了我什么？”反正一定是嘲笑我的外表吧，石神边问边这么暗想。

“我说绝对没有这回事，可是店里的人……他们却说，您是为了见我才来买便当……”靖子拼命想解释，可是这番话他连一半都没听进去。

原来除了她以外的第三者，是这样看待他……

那并非误解，事实上，他的确是为了看靖子，才每天早上去买便当。若说他从不期待她感受到自己这片痴心，那是骗人的；然而一想到连别人也这么看他，他不禁全身发热。看到他这种丑八怪苦恋她那种美女的嘴脸，别人一定会嘲笑他。

“请问，您生气了吗？”靖子问。

石神连忙干咳。

“没有……那么，刑警问了些什么？”

“所以，刑警听到这个消息，便去问店里的人是什么样的客人。店里的人，好像就说出您的名字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石神依然感到体温上升，“刑警是从谁那里听到的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就不太清楚了。”

“刑警问的就只有这个吗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石神握着话筒点点头。现在不是狼狈的时候，虽然不清楚来龙去脉，但刑警逐渐把焦点对准他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就有必要想个对策。

“令媛在旁边吗？”他问。

“您说美里吗？她在。”

“能不能请她听一下电话？”

“好。”

石神闭上眼。草薙刑警他们有什么企图、行动，接下来会怎么出招呢？他集中精神思考着这个问题。但是想到一半浮现汤川学的脸孔时，他不禁有点动摇，那个物理学家究竟在想什么？

“喂？”年轻女孩的声音传入耳中，电话传到了美里手上。

我是石神，他表明身份后继续说道：“十二日跟你聊电影的人是实香吧。”

“对，这个我已经告诉过刑警先生了。”

“这我之前已听你说过了。那关于另一个朋友，是叫小遥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她叫玉续遥。”

“你跟她后来还有聊电影吗？”

“没有，应该只是那次吧。不过说不定，可能还有再聊一点点。”

“你没把她的事告诉刑警吧？”

“没有，只提到实香。因为您说最好暂时不要说出小遥的事。”

“恩，没错，不过现在你可以说出来了。”

石神一边留意四周，一边开始详细指点花冈美里。

网球场旁边的空地，冒起一阵灰烟。走近一看，穿白袍的汤川卷着袖子，正拿棍子往一斗深的罐子里面戳。烟似乎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。

大概是听到踩在土上的脚步声，汤川倏然回头。

“你简直就像对我一往情深的跟踪狂。”

“对于可疑人物，刑警当然要跟踪。”

“喔？你是说我很可疑吗？”汤川饶富兴趣地眯起眼，“难得你也会冒出这么大胆的创意想法。有了这种灵活头脑，你应该会升迁得更快。”

“你都不问我为何觉得你可疑吗？”

“没必要问。因为无论在哪个年代，科学家总是被人当成异类。”说着他又继续往罐子里戳。

“你在烧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不要的报告和资料，因为我不信任碎纸机。”汤川拿起放在一旁的水桶，把水倒进罐子里。咻地一声，顿时冒出更浓的白烟。

“我有话跟你说，是以刑警的身份询问你。”

“你今天好像特别起劲啊。”大概是确定罐中的火已经熄灭了，汤川拎着水桶迈步走出。

草薙也跟着追上他。

“我昨天去了“天亭”，在那间店听到一个颇有意思的消息。你不想听听看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“那我就自己说出来吧，你的好朋友石神在暗恋花冈靖子。”

汤川大步跨出的脚停住了，他转头回视的眼光变得很尖锐。

“是便当店的人这么说的吗？”

“对。跟你聊着聊着我突然灵光一闪，所以就去“天亭”确认。逻辑或许重要，不过对刑警来说直觉也是一大武器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汤川转身面对他，“就算他暗恋花冈靖子，这点对你们的搜查又有什么影响？”

“到了这个节骨眼，你就别装糊涂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契机下察觉的，但你不就是因为怀疑石神是花冈靖子的共犯，才会背着我偷偷摸摸地到处打转吗？”

“我可不记得我有偷偷摸摸的。”

“总之，我已经找到怀疑石神的理由了，今后我会彻底地盯着他。所以重点来了，昨天虽然决定分道扬镳，但我们能不能订个和平条约？也就是说，我会提供情报给你，相对的你也将你掌握的线索告诉我。怎么样，这样提议不坏吧？”

“你太高估我了，我还没掌控任何线索，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把你的想象说给我听。”草薙直直看入好友的眼中。

汤川转开脸，迈步走出。“总之先去我的研究室吧。”

草薙在第十三研究室留有奇妙焦痕的桌前坐下，汤川把两个马克杯放在那上面。老样子，两个杯子都谈不上干净。

“如果石神是共犯，那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？”汤川立刻提出质疑。

“我先说吗？”

“和平条约可是你主动提议的。”汤川往椅子一坐，悠然啜饮咖啡。

“好吧。我还没把石神的事告诉我们老大，这纯粹是我的推理。不过如果命案现场在别处，那么搬运尸体的就是石神。”

“喔？你本来不是反对尸体搬运说吗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如果有共犯就另当别论。不过主犯——也就是实际下手的人——是花冈靖子，说不定石神也有帮忙。总之我确实她一定在场，参与了杀人。”

“你这么肯定啊。”

“如果实际下手的处理尸体的都是石神，那他就不是共犯，应该是主犯甚至单独犯案了。但就算再怎么痴情，我也不相信他会傻到这种地步。因为靖子一旦背叛他他就完了，她应该也背负了什么风险才对。”

“难道不可能是石神独自杀人，然后两人联手弃尸吗？”

“我不敢说可能性是零，不过应该相当低。花冈靖子在电影院的不在场证明很暧昧，但那之后的不在场证明倒是很确定。大概是决定好时间才行动的。这么一来，她就不太可能参与不知要花多少时间的弃尸行动。”

“花冈靖子的不在场证明目前不确定的是……”

“据称在看电影的七点到九点十分之间，后来去拉面店和KTV都已确认属实。不过我想她应该进过电影院，我们已从电影院保存的票根中，找到留有花冈母女指纹的票根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认为靖子和石神利用这两个小时又十分钟的时间杀人？”

“或许也包括了弃尸，不过就时间来考虑，靖子极可能先石神一步离开现场。”

“杀人现场在哪里？”

“这个我不知道。总之不管在哪，应该都是靖子把富坚约出来的。”

汤川默默举起马克杯啜饮，眉间刻着皱纹，一脸难以信服的表情。

“你好像有话想说。”

“不，没有。”

“有什么想说的你就直说。我已经说出我的意见了，接下来轮到你说了。”

草薙这么一说，汤川叹了一口气。

“他没有使用车子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是说石神应该没开车，搬运尸体需要汽车吧？他没有车，一定得上哪弄来。我不认为他有那么大的本领，可以不留痕迹地，弄到一辆不会留下证据的车子。一般来说，谁也没有这种本领。”

“我打算挨家挨户去清查租车公司。”

“辛苦你了，我保证你绝对查不到。”

这个混蛋，草薙瞪着他这么想，但汤川一脸若无其事。

“我只是说如果真的另有杀人现场，负责搬尸体的应该是石神。发现尸体的地方极可能就是犯案现场，毕竟两人联手的话，什么都有办法。”

“两人联手杀死富坚，把尸体毁容烧掉指纹，脱下衣服焚毁，然后两个再徒步离开现场吗？”

“所以两人之间或许有时间差，因为靖子必须在电影结束前赶回去。”

“照你这个说法，留在现场的脚踏车，还是受害者自己骑去的喽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这就表示石神忘了擦掉上面的指纹，石神会犯下这种最基本的错误吗？他可是达摩石神喔。”

“不管多厉害的天才，照样都会犯错。”

可是汤川缓缓摇头，“那家伙不会做那种事。”

“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擦掉指纹？”

“我一直在想这点，”汤川双臂交抱，“不过还没想出结论。”

“你想太多了。那家伙或许是数学天才，但杀起人来应该很外行。”

“都一样。”汤川坦然自若地说，“杀人对他来说应该更容易。”

草薙缓缓摇头，拿起肮脏的马克杯。

“总之我会试着盯住石神。如果男性共犯存在的前提可能成立，调查内容也会更扩大。”

“照你的说法，犯案手法未免太粗糙了。事实上，脚踏车上的指纹忘了擦，又没把死者的衣服完全焚毁，简直是漏洞百出。我倒想问个问题：这桩命案是事先计划好的吗？抑或是在某种原因下，突发性的犯罪？”

“这个嘛——”草薙像要观察什么似地死死盯着汤川，“也许是突发性犯罪吧。假设靖子为了谈判某件事把富坚约出来，石神以保镖的身份陪同出席。没想到双方一言不合，于是两人就失手把富坚杀死了——应该是这样吧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就和看电影的事产生矛盾了。”汤川说，“如果只是要谈判，用不着事先准备不在场证明——即使那是不完整的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说这是计划性犯案？靖子和石神打从一开始就打算杀他，所以事先埋伏……”

“这也不大可能。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草薙一脸厌烦。

“如果是石神拟的计划，绝不会这么不堪一击，他不可能拟出这种漏洞百出的计划。”

“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”说到这里，草体的手机响起，“抱歉。”说着他接起电话。

是岸谷打来的，他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。草薙边问边做笔记。



“冒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报。”挂断电话后，草薙对汤川说道，“靖子有个女儿叫美里，据说那女孩的同学做出了耐人寻味的证词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案发当日白天，那个同学说，曾听美里提起晚上要和母亲去看电影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岸谷确认过了，好像没错。也就是说，靖子母女早在白天就已决定要去电影院。”草薙对着物理学家点头，“看来应该是计划性犯案不会错。”

然而汤川却眼神认真地摇头。

“不可能。”他凝重地说道。